

# 北海文史

## 第五辑

### 苏家四女杰

吾骏整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海涌现了许多革命女性，苏家四姐妹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苏家四姐妹指的是少婉、少芝、少芳和少琳四位同堂姐妹，她们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的大家族，自幼家教很严，不但要读《四书》、《五经》，还要早晚念佛经，兼且要留着不合时宜的长辫……。苏家姐妹就被这套腐朽没落的礼教束缚得透不过气来。随着反帝、反封建时代潮流的冲激和受到我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影响，她们觉醒起来，坚决摆脱封建家庭的羁绊，冲出“闺阁”的囚笼，积极投身到进步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长期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的年华。

最先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是大姐姐苏少婉。她从小就读于湛江法华小学，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合浦一中(今北中)。当年苏家从广州湾(现湛江市)迁回北海，时年仅十八岁的少婉，就坚决反对包办婚姻，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三十年代初，合浦一中学生受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教师的影响，纷纷组织读书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少婉在这个时期参加了读书会，阅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书刊，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为以后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学习期间，少婉的父亲抛弃妻子，另谋新欢，少婉支持同情母亲，鼓起勇气，愤愤不平地指责其父，同时决心离开家庭走向社会寻找出路。

一九三五年，少婉背叛封建家庭，决心自食其力，到北海第三小学与冯廉先一起当教师，并利用学校这块文化教育阵地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救亡歌曲，介绍苏联的情况。正好这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学校中提倡复古读经。中学要读《四书》，小学要读《孝经》，少婉名义上是给学生上《孝经》课，

但实际上是《孝经》的批判者。如她在讲“孝之始终”时，课文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她读过课文之后就给学生讲：一个人要自爱，但是国难当头，首先要爱国。为了个人，苟且偷生，出卖祖国，就是大逆不孝；为了救国救民，不惜牺牲自己，就是终身大孝。一个人一生在世，要有所作为，要做一番大事业，不能只为个人私利做损害国家民族、损害人民大众的事，那就会受到人民的唾弃，遗臭万年；只有去做救国救民的大事业，才能成为民族英雄，受到人民的敬仰，扬名后世，千古流苏。在讲课中，她还穿插许多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和当时的时事新闻，使学生获得很多的知识，她就这样反讲《孝经》，把它变成了对青少年学生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和鼓励他们立志上进的政治课。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少婉迁居广州湾，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深深地吸引了她。一九三八年秋，她在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中接受了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响应党组织“到农村中发动群众，建立革命阵地”的号召。带着党交给的任务，到广州湾郊区农村(陈川济等地)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姐妹会”、“兄弟会”等，发动青年、妇女参加“青抗”、“妇抗”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她还遵照党的指示、培养发展党员，先后引导陈秀珍、杨少英、黄瑞英等一批妇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〇年，少婉与她爱人一起，在中共南路特委工作，四二年至四四年，她离开爱人及小孩，深入乡村到东海岛新民小学，以教师为公开身份开展群众工作。当时她生下孩子刚十多天，为了党的事业，却不顾自己产后身体虚弱，步行几十里路，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她的大女儿小萍，自幼不能在母亲身边生活，几岁时在越南河阳乘船南下去李班同志处，不幸中途落水夭逝，小女儿出生不久，就送去了育婴堂，至今下落不明。少婉为了党和革命的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的利益，这种崇高的革命品德，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一九四五年初，少婉参加了吴化廉武装起义部队，任李一鸣大队党委委员，分管宣传工作，不久，政委患病离队，组织委托他兼任政委工作，尽管身体不

好，仍然随队行军、作战，攻下了敌人的许多据点，同年三月四日，大队经过紧张的行军后，在广东南路地区茂西伦道乡木坑塘山村休整，遭到敌人突然袭击，队伍被敌人重兵包围，一场激烈的突围战打响了，少婉身先士卒，竭力冲向山上占据制高点，不幸中弹牺牲倒在血泊中，敌人走后当地群众围住她的遗体掩面而立，泣不成声，深切悼念这位大队中唯一的坚强的革命女战士——至高无尚的巾帼英雄。

少婉同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她的一生虽是短暂的一生，但她崇高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激励后人不断前进。

妹妹少芝、少芳、少琳亦很早投身革命运动。一九三五年她们同在合浦一中就读，家住桂园(即现在的市府第二宿舍内)她们三姐妹共住在一间小阁楼里，姐妹们既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又是钻研革命文艺的积极分子。她们在赵世尧、冯廉先、黄万吉、刘雨帆、何醒予、庞自、罗瑛等同志影响下参加了“静励斋”等各种读书会，阅读《大众生活》、哲学、政治经济学、拉丁化新文字、世界语等革命书刊以及鲁迅、茅盾等人的新文艺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特别是受“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她们挺身而出，积极投身校内外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参加街头宣传演讲、演剧等活动，成为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当时，年纪最小的少琳在救亡话剧《弃儿》中所扮演的母亲角色，就赢得了不少观众的眼泪，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可是，学生运动的发展，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一九三七年他们实行高压政策，包围合浦一中，逮捕庞自、吴世光，利培源等十多个进步学生，这样更点燃了她们心中的怒火。从此，她们更关心国家大事，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拥护支持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向往民主、自由、进步、幸福的新社会、自觉地投身于当时的学生运动，成了当时抗日宣传的前锋。

随着反封建思想(反对复古读经)的发展，苏家姐妹认为合浦一中的女学生很多人都剪了辫，她们几姐妹还拖着长辫去读书，这确是她家不应有的耻辱，因此，毅然以实际行动——剪除长辫向本家宗法封建势力宣战。

一九三八年四月(正是少芝升高三的一年)华南战事日趋紧迫,合浦、北海地区时遭敌舰炮轰,处于抗日前线,当地群众抗日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她们几姐妹都是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加上她们的长辈又都往广州湾等地外出去了,于是她们的家顿时成了救亡工作者汇集的地方。在此期间,苏家姐妹还和罗瑛等进步青年一道举办了外沙妇女识字班,通过识字教育,在民众中进行抗日宣传。同年六月她们参加了北海党组织领导下的学生战地服务团,在日寇自涠洲岛撤退后,曾随军前往该岛进行慰问和发动群众的工作。该团平日除了阅读革命书刊和战地救护知识外,还进行晨呼,唤起民众抗敌情绪。暑假她们还到冠头岭露营、组织放哨、查哨等军事训练活动。实际的革命活动不但锻炼了她们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磨炼了她们的革命意志,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同年秋,少芝和妹妹少芳随学校高中学生前往广州参加全省高中以上学生集中军训,报到不到三天,突然惠阳大亚湾前线传来敌寇登陆的炮声,广州告急疏散。学生集训队决定向后方撤退,可是,她姐妹俩却下决心不撤退而和中大损先队几位同志(大部是党员)一道,留在广州附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为了取得公开合法的名义,姐妹俩和中大的同学组成战工队(102队)于广州沦陷前夕,退出广州市区日夜兼程步行至鹤山,在高明、鹤山交界的山区驻扎下来,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救国,当地群众热情高涨,工作发展很快。十一月日军进犯鹤山、古劳时,102队的同志,曾率领农民武装,长途急行军开上前线阻击日军,对当地影响很大。经过艰苦实际斗争的磨练,革命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因而积极要求入党,姐妹俩终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党后,更忘我地工作,与战友们日夜奔走于西江前线,冒险犯难,千方百计唤起民众,团结抗日。其间,她家里曾多次托人劝她俩回家,但少芝和少芳姐妹俩始终不为所动,坚持革命。

正当她们的工作,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迅猛发展的时候,突然接到国

国民党第四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通知，限期战工队集中韶关整训，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通过整训，解散战工队。在这紧急关头，她俩服从组织安排，到省新生活运动妇委会下属机构去办民众学校。在第一次粤北紧张时，前往西江新会、鹤山和广州市郊增城等地，深入农村去开展救济难民和发放农贷等工作，嗣后，国民党防共，反共活动加剧，组织就把少芝调到韶关市新运妇委会担任组训组长，分工搞宣传工作，采用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活动。一九四二年中粤北省委机关被破坏，党实行应变措施，决定暂时停止组织活动，要求党员疏散和转移，实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因此，她俩姐妹只好忍痛离开在那里战斗多年的粤北山区，先后回到海滨的家乡——合浦、北海继续读书，少芝毕业后，重回粤北，找到从前的战友，先后到翁源二中和江西泰和幼稚师范，一面开展青年知识分子工作，一面加强革命理论学习。后因战事吃紧，广东党组织号召在后方的青年知识分子前往东纵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她便于一九四四年秋响应党的号召前往参加东江纵队，经过短期训练后，即随队挺进粤北、军次博罗，开发五岭抗日根据地后，接司令部电，返回东江江南，参加建立民主政权的工作。广九路东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她在新四区任文教股长。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天皇签字投降。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国民党反动派，不多久，即向东江抗日根据地发起内战，大批龟缩在后方的国民党地方团队，反动武装都集结起来向东江抗日根据地进迫；加上新一军第部队从西南经香港乘美国兵舰开往东北、华北，路经东纵抗日根据地时，利用他的优势兵力，对我解放区发动疯狂的进攻。这时，组织上本来已通知她调往东纵江南指挥部分配工作，正在办理交接时，被敌人的进攻冲散，几经转折，才和组织接上联系，奉命随队北撤山东。抵烟台后，她目睹解放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受到很大的鼓舞。不久，组织分配她到华东党校学习，其间，受到延安整风精神的启发，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自己的思想，进步很快，学习后，留在党校工作，她身体很不好，可是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全部精力投在党的工作上，在敌人重点进攻，缺医少药，生活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得到战友和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把她送到沂鲁部队第三大队(肺病医院)终因医治无效，而长辞了人间，实现了她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誓言。

一九四二年夏，少芳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重返合浦工作，一九四六年秋，当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在北海时，她以堂妹苏少琼(现是北海染织厂的退休工人)家作为秘密活动地点，经常与阿伯、B哥、三姐、八姑等来往，利用良好的家庭条件为党组织送信或印刷文件、或开会密谈，并积极团结进步人士，扩大党的影响。同年冬，她受党组织的派遣，打入北海伪法院任录事，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一九四七年六月，由于叛徒廖铎的出卖，苏少芳，劳锡景等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少芳被刑讯迫供，处在电刑、残酷吊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拔指甲的极刑之下，仍然毫不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少芳被捕后，她的母亲曾多次去看望她，只见她身体异常虚弱，扣上了大铁链，走动很困难，有一次狱卒押着少芳出来后，当着她母亲的面，把少芳打得口吐鲜血，死去活来，打昏了又用水泼醒，然后拖了回去，迫着她母亲说：“你亲眼看到了，你的女儿是共产党，你不将她所做的事供出来，就要活活的打死她”，其母坚决道：“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我只知道她过去是教师的，后来在法院工作”。

少芳在被审过程中，敌人还推出叛徒廖铎(四眼刘)出庭对证，证实她是共产党员，还劝她说：“形势不同了，应该脱离党，转过头来……”当时，少芳恨不得把他的眼镜打下来，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她只是说：“我不认得你，我是老师，曾在法院工作，其他的人都是同志。”在狱中，她还教育和鼓励同监的“政治犯”。少芳一向对党忠诚，严格保守党的秘密，敌人对她无法拿到半点可靠的证据，也无法从她的口里得出任何口供。从她亲人的口中更得不到半点线索。后来，更变本加厉，对她滥施各种酷刑，毒打昏迷过去，便通知她家人领回去掩埋，领到家中才把她救活过来。少芳患着肺病，过着极度艰苦的生活，

然而从不为此耽误革命事业。可是她被捕以后在狱中受尽折磨和摧残身体越来越弱了；1949年12月解放北海后，她参加北海合浦医院治疗无效，与世长辞了，她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她的英灵却长留人间，传颂万世。

正如1985年2月1日，冯德、李耀东，王瑶儒、蔡起惠、王琼儒、王珊、曾德才、黄文松、陈家珍、梁惠光、李雅晖、苏少琳等十多个老同志在合浦地下党平反大会时，为了悼念苏少芳同志写下了深印人心的诗所记载的那样：

您是小河一滴水，  
小河奔腾向前，  
有您一分力量，  
有您小小的份量。  
面对叛徒对质，  
您严辞痛斥！  
敌人滥施酷刑，  
您坚贞不屈，  
您以劫余之躯，  
迎来祖家的晴天丽日，  
当污水泼向小河的时候，  
您也蒙受不白，  
黑牢摧残，再加病魔折磨，  
您宝贵的生命，  
不幸终受摧折！  
您一身献革命，  
终生无私图，  
平田粮仓下，  
寂然埋忠骨，  
您是小河一滴水，

默默注入大地滋润乡土，

小河依然奔腾不息，

祖国原野永远鲜花盛开！

1938年暑假，为了和隔特三年的亲姐姐——少瑛相聚，少琳离开了北海，回到广州湾，在接到高中生集训的通知后，她拟经香港到广州，怎料广九交通中断，不久广州失陷，被迫留港，一九四一年一月父亲病故，离港回到广州湾，当时她家满目凄凉。年轻的继母，带着两个弟妹和五、六个侄子女，家庭异常困迫，于是她曾想过，用牺牲自己的办法来挑起这副家庭的重担；因而，继母也就千方百计为她从遂溪县政府谋个科员的职位。可是，这个县太爷，“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在她的身上打主意，她看了情况不妙，拒绝走这条卖身之路。继母无法，只好带着一群孩子，随着已崩溃的大家庭回到合浦；剩下她一个独自去闯人生之路。

1941年秋，她在吴川教书的日子里，遇到了李梓明、黎秀英夫妇，在他俩的帮助下，再次加强寻求革命的人生而奋斗的决心。相继又在广州湾见到了少芳姐姐，少琳向她诉说离开战斗的北海以后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得到她满腔热情的帮助和鼓励，介绍到北月小学去教书。四二年秋又介绍到我党领导的晨光小学去，在许乃超校长和地下党员廖晃欣、梁慧明、陈健老师的引导下，学习辩证唯物论，提高思想觉悟，进一步焕发了革命热情。

1943年，日军在西营(今霞山)登陆后，许乃超等先后撤退，当年8月她参加地下秘密工作。晚上经常和梁慧明到校外去阅读新华日报，把主要的战况及党的指示文章用薄打字纸抄写，传送给校外同志。

随着斗争环境的恶化，1945年5月以后党员都撤离了晨光小学，独余她一人，团结进步老师，坚持学校工作。后经杜兰同志介绍，余明炎代表党组织，于1945年10月初接收她参加共产党，入党后，在余明炎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护校斗争，后来，“晨光”改名河清中学，实际领导权还是掌握在党的手里。

一九四六年，党组织布置分布在各小学校里的女党员，利用纪念“三八”

妇女节的活动，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宣传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团结、真分裂、妄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丑恶嘴脸；教育人民提高觉悟，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于是她利用社会关系，争取湛江市国民党部书记给三八特刊写刊头题词，由余明炎同志亲自写出申述我党主张的《告妇女同胞书》公开刊登在三月八日湛江国民日报上，她们还利用旧妇女会的名义，串联赤坎各中小学女教师，女学生及工农妇女，召开了一个五六百人参加的纪念大会。会上，她公开宣传了党的和平民主主张，并代表各界妇女表示拥护双十协定，反对内战。她的政治面目暴露了，党组织通知她撤往越南的海防高平，到了广东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一团。

在部队参加干部训练学习后，她两次被派往越南北方搞华侨工作。后又随军进入广西，在《靖镇报》工作。四八年底为了开辟边区工作，需要培养大批干部，她又先后被安排在官坝训练班，大坝边区公学、砚山县干训班、警备团干教队等搞干部培训工作，解放前夕，又调到滇桂黔边纵四支队政治部群运科任科长，直至解放。